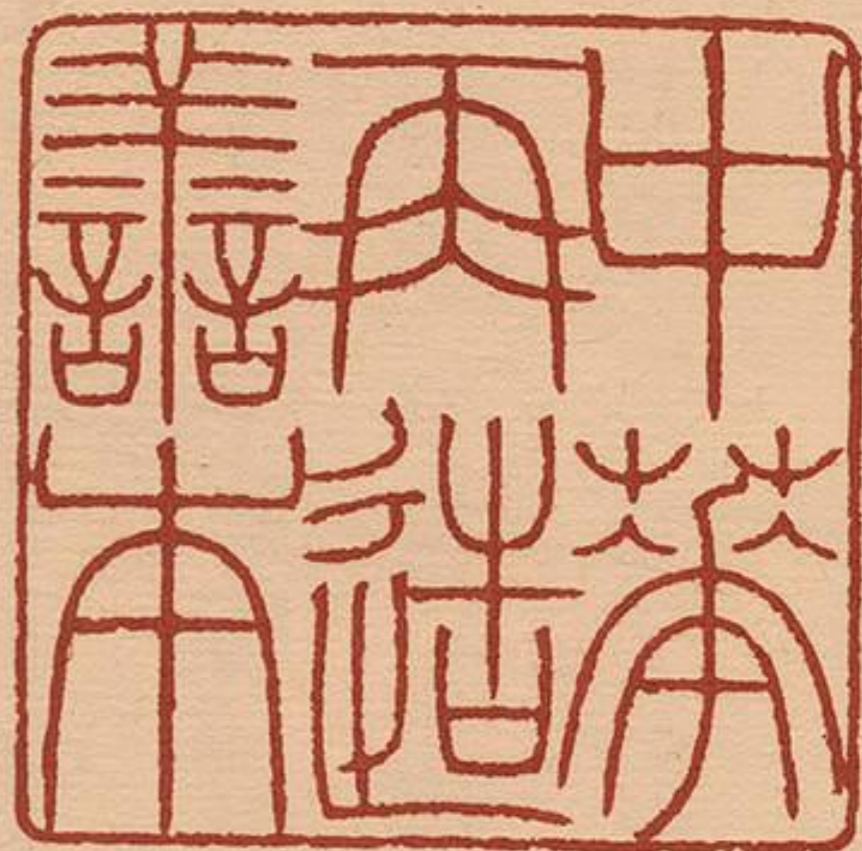


衍約說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四·
三釐米寬十·九釐米

衍約說

計二冊

嘉慶癸酉十月

陳其松秋廣題籤

由淳祐十年刻本行約說二冊

書中所言皆聖賢捨身要
語學者雖以而力行焉必將
泯其心身致力家庭以達以邦
毋徒賞其家星之古也

嘉慶二十一年十月十日伊秉綬記



南海謝蘭生拜觀

道光九年己丑二月七日

東方大兄邀全雲谷浩川
春塘八唐荔園探荔歸
飲於攀雲精舍因題

衍約說



語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何氏註云儉約無憂患而與氏則云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蓋約者約束也故謝氏云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然則約之為義大矣哉吾祖之以約自號也所以垂訓我後人者至矣爰取古人之可法戒者分類採錄一二而衍其說于左

身心

學業

幾務

言語

交際

田宅



器用

服飾

飲食

珍儷

婚姻

喪葬

奴婢

衍約說身心部第一

四留銘

積德

以治心養性爲本

以忘生徇欲爲耻

孫真人語

精全者不思慾

放心

身心部

萬化本乎身萬事宰于心身心之所係大矣而擾擾焉而憧憧焉心累身乎身累心乎靖節云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自修之君子慎勿以心爲形役哉衍身心之宜約

四留銘

王留耕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有餘不盡四字最是吾身受用處人能加意四留則

衍約記 身心

一

此心亦自無放佚之患矣

積德

司馬溫公云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若積德于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

積德是修身養心第一義爲子孫計長久爲中下人說法耳然較之廣積金者得失爲何如哉

以治心養性爲本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欲薄滋味無疾言無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于世利紛華聲技遊宴竒巧玩娛淡然一無所好

以忘生狗欲爲耻

伊川先生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三年矣較其精力于盛年無損也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伊川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爲深耻古之君子敬愛其身訐謀遠猷可以爲法

孫真人語

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後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當今飲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

精全者不思慾

上陽子曰惟淫慾爲諸業之首修行之士先當屏絕長春真人對君以慾爲第一戒太微靈書以慾爲十敗之

行約記身心

二

首修行無他但能真實絕慾餘皆易事耳世以絕慾爲甚難者皆愚癡之見初學之士試于無人境獨行獨卧日則以丹經常旣夜則以清淨存心即前旣無亂境一切妄念悉除稍有魔障愈堅其心如此半年一載待其精氣內固自不思慾若慾念未除是精尚不全更當固之丹經云精全者不思慾直名言也

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字所該者廣而色慾之損人尤甚吾祖云色慾不節則讀書倦于思索作文苦無精采居官者見案牘而心煩理詞訟而怒作治家者處事憚于審度對客懶于盡禮雖幸免疾病而百務鮮有不叢脞者矣若能寡慾則精神心術之運綽有餘裕爲學居官治家何往而不克濟血氣未定

戒之在色聖人至訓其可忽諸

放心

羅景綸云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如雞豚出于柙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于雲霄而縲錠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闢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闢者全其本心

衍約說學業部第二

各守一藝

各受一經

寸鐵殺人

正學未講

詭癡符

論語

不喜辭華

奏疏貴簡

學業部目

學業部

學期實獲匪以夸多辭貴明道寧在枝葉
不反其本而徒凌清竭神雖讀書好古爲
吾儒第一要務昔賢猶比之玩物喪志况
其他哉衍學業之宜約

各守一藝

鄧禹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教養子孫爲後世法

各受一經

晉劉殷字長盛有子七人各受一經一門之內七業俱
成

不羨其七業之俱成而服其一經之各受

衍和言

一

寸鐵殺人

宋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
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宋
文公亦喜其說恭曰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
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見鶴林玉露

正學未講

梁簡文帝綱嘗述武帝五經講疏尤好詩賦納文士著
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長春
義記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謝客文涇渭三卷玉蘭五
卷光明符十二卷易林十七卷竈經二卷馬繫經詩一
卷基山五卷新增白澤圖五卷如意方十卷文集百卷
行于世而元帝繹亦著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

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卷玉韻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全德志荆南地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一卷楚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亦行于世二主篤志藝林多聞博究然正學未講德業大舛無補敗亡云

論癡符

顏氏家訓云吾見世人至于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爲論癡符

論語

羅景綸云杜少陵詩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蓋以論語爲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

行紀言一書業

二

所讀者止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太宗嘗以此問普普畧不應對曰臣平生所知識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愧于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古來開國勳臣憂無補于治平而徒以大言欺人者陳平及普是也然學者能因其言而理會得論語勝讀少陵詩多矣

不喜辭華

隋主不喜辭華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太子諤亦以當時爲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辭忽時人之道守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

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
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
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穉
貴遊總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
良由棄大聖之軌範構無用以爲用也今朝廷雖有是
詔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詔以諤所奏頒示四方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秉國均者其端所好哉

奏疏貴簡

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爲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
理感悟人主而已

衍約說幾務部第三

但總大體

爲治有體

所務非其道

所陳利害一切報罷

簡易

幾務部目

幾務部

執心如權衡不將不迎應務如泡影隨動
隨靜省一事增一適衍幾務之宜約

但總大體

馬援爲隴西太守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諸曹吏白
外事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衰老子使得遨遊
若大姓侵小民黠羗欲拒旅此太守事耳

爲治有體

諸葛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
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
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

符勅語 幾務

一

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
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
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
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
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
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
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所務非其道

唐憲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
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
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
分紀綱有序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

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
明主勞于求賢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爲而治
者也至于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
親也昔秦始皇以石衡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
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于事取譏于後其耳目形神非
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上深然其言

所陳利害一切報罷

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
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
狗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

喜事紛更爲害最大羅景綸云古人有言割不什不
變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

付約記幾務

二

天下之弊而不之救與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
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
也若韓范之建明于慶曆若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
施行于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

簡易

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簡以制繁易以制
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
此二字况于人乎

衍約說言語部第四

勿言箴

顧名思義

不應不答

至慎

書座屏

不過數言

言語部目

言語部

言者心之聲也亦亂之階也昔人有言曰
多言之人不可與遠謀爲其氣浮而志輕
也衍言語之宜約

勿言箴

程子勿言箴曰人心之動由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
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誑
傷須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詞

顧名思義

魏兖州刺史王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
子曰渾曰深曰吾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

衍約說 言語

不應不答

孫登汲郡人字公和無家屬于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
日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琴無恙怒人或
投語水欲觀其怒登旣出便大笑文帝聞之使阮籍往
觀與語竟不應嵇康從之遊三年問所圖終不答康將
別去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知火乎火生而有光
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
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葆其耀用才在乎識
真所以全其年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康卒溝
非命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蓋恨不能用其
言也或言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託之默竟莫知
所終

寡識之人正患其才多

至慎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其臧否人物處將無以青白眼代之乎惜也猶多此分別相耳

書座屏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不過數言

呂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

衍約說交際部第五

何見之晚

師友荀陳

戒廣求知已

賓客輻輳

夷白先生

有才亦能致禍

不交流俗

欲者不多與者常少

交際部

古之交淡以成今之交甘以壞省往來之煩以節應酬之苦汰贈答之費以免不恭之嫌衍交際之宜約

何見之晚

廉頗免長耳歸故里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涉則從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怒乎

文中子云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譬如下棋者其高下只爭得先後一着耳廉客之言喚醒世人多少

竹為記 交際

師友荀陳

東漢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

戒廣求知已

世範云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物方吾未達時受人之恩常在吾懷每見其人即懷敬畏而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後遍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爲虧義負恩故雖一飯一縑亦不可輕受先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已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朝最宜詳味士君子不可不存此心

賓客輻輳

宋謝誨爲右將軍權重驕溢自彭城還家賓客輻輳兄

瞻曰此豈門戶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憂懼卒晦果覆其宗

夷白先生

南齊蔡蒼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撫曰安貧清白曰夷涇而不淄曰白蔡休明可不謂夷白乎

有才亦能致禍

隋蔡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通賓客或問故曰多讀書廣交游才繇是益有才亦能致禍

不交流俗

陸龜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

欲者不多與者常少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

行約交際

二

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常少

兩言名雋餽遺如此可謂神交

衍約說田宅部第六

土木勝

師儉

不作露臺

足以自樂

恬素好古

不追其直

園是主人

東廡西廡設宴

不肯治第

田宅部目

田宅部

大禹菲食堯舜卑宮以今擬古所享已豐
飲河不過滿腹巢林寄于一枝莊生曰知
足之足常足矣衍田宅之宜約

土木勝

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
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
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
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知氏之亡土木特其一耳

師儉

衍說田宅

一

蕭鄴侯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
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今有丹楹刻桷而以師儉名其居者殊失顧名思義
之意

不作露臺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
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天子富有四海視百金其微耳而文帝惜之爲天下
惜之也若夫貪黷者則爲吝緣飾者則爲矯

足以自樂

王通教授河汾間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
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不願仕也

恬素好古

北周韋世康孝寬子恬素好古不以得喪繫懷任絳州刺史貽其子弟書曰吾宿沾纓弁驅馳不已四紀于茲志除三惑心慎四知奉不貪以爲寶處脂膏而莫潤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必暮有疾便辭其雅致如此性孝友以諸弟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塗不達乃舉父昔時田宅盡

不追其直

趙清獻公家三衢之居甚隘弟姪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其居而不追其直

衍躬記田宅

二

還其居難不追其直尤難

園是主人

江西趙尚書家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取之不可得一日常作詩書契送之曰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未必真覆兩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非晉桃洞神僊也笑秦園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趙得詩愧謝不敢受

達甚趣甚

東廡西廡設宴

前輩有建第宅宴工匠于東廡曰此造宅之人宴子弟于西廡曰此賣宅之人後果如其言

古來無不易主之屋兩廡之宴猶覺多此一番話頭

矣

不肯治第

李丞相沆厭營利罕以世務嬰心所居陋甚畧不屑意
堂前藥欄干壞亦不問夫人曰藥欄壞不問何也丞相
笑曰安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又請治第丞相曰身食厚
祿時有橫賜固可營辦但佛家爲缺陷世界我安得皆
圓滿如意邪終不治臨終沐浴就卧而化時大暑七日
方殮絕無腐氣此可見公踐履矣

衍約說器用部第七

後世猶奢

徐公有常

多用髹器

無長物

王謝家物

枕邊一劍

面不過楮子大

腰間不稱此物

勿乖素風

器用部

器以適用非用弗良人知無用之用而不
知有用之用則器不爲人用而人且爲器
用爲器用之器其器小矣以我而用器則
器大矣行器用之宜約

後世猶奢

鶴林玉露云宋高祖留葛燈籠麻繩拂于陰室唐太宗
留柞木梳黑角篋于寢宮以此示後後世猶奢

徐公有常

魏徐邈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
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或問盧欽徐公當武帝時人

行約記器用

一

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還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之
孝先玠崔季珪玠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
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相
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
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不改其常方是守約善道

多用髻器

杜祁公享客多用髻器客有面稱歎者曰公嘗爲宰相
清貧乃爾邪公命左右盡取白金燕器陳于前曰衍非
乏此雅自不好耳然祁公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侍
讀瓌曰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
及也

何等大雅然必得張公之言乃見杜公全相耳

無長物

晉王孝伯恭從會稽還王元達忱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鄉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忱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忱聞之甚驚曰吾本謂鄉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家多長物便是大累

王謝家物

南齊陳顯達爲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諸子猶事豪侈顯達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行約說器用

二

人各有本色無論豪縱在所宜戒而失却本色不免奴婢學夫人之誚矣

枕邊一劍

韓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處枕邊有一劍公問何用儀公云夜可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于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

面不過楮子大

呂文穆公爲相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敢復言

腰間不稱此物

有貨玉帶于王文正弟以呈文正文正曰如何弟曰甚

佳公命繫之曰還見否曰繫之安得自見文正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于賜帶

勿乖素風

家人箴云居家器用但取堅整舟輿鞍轡僅今致遠勿競雕巧絢麗以乖素風至若俳優鷹犬劇戲煙火一切禁絕雖樂賓怡老娛病亦永勿用以杜賭博姦盜爭訟焚蕩之隙且防小子眩惑耳目荒廢學業其患未易殫言

